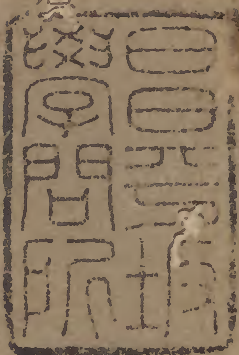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五十九之六十一



孟子

十九至

告子

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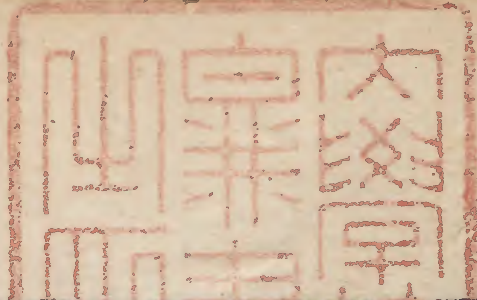
			五二五七	漢書門類
三〇九	五〇	函	號	
册	架			

三〇九	五二五七	漢書
函	册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57
冊數	30 ( 14 )	
函號	298	249







朱子語類卷第五

計三十八版

孟子九

告子篇

○性猶杞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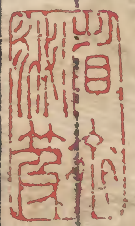
問告子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何也曰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物他方善此性是程先生斷得定所謂性即理也至

告

孟子與告子論杞柳與大槩只是言杞柳桮棬不可比性與仁義杞柳必矯揉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言子數處皆是辯倒着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如桮棬想如今卷杉台子模樣杞柳只是而今做合箱底柳比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義剛

○性猶湍水章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恁地做不





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人欲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調

性孟子所言理告子所言氣

問生之謂性曰告子只說那生來底便是性手足運行耳目視

聽與夫心有知覺之類他却不知生便屬氣稟自氣稟而言

人物便有不同處若說理之謂性則可然理之在人在物亦

不可做一等說由

問生之謂性曰他合下便錯子他只是說生處精神靈靈九動

用處是也正如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

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捉執足之運奔皆性也

說來說去只說得箇形而下者故孟子闢之曰生之謂性也

猶白之謂白歟又闢之曰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歟三節語猶戲謔然只得告子不知所答便休了竟亦不

了 撞

曾說得性之本體是如何或問董仲舒言性者生之質也曰其言亦然獄

飛卿問生之謂性莫止是以知覺運動為性否曰便是此正與

食色性也同意孟子當時辯得不恁地平鋪就他故處撥啓

他却一向窮詰他止從那一角頭攻將去所以如今難理會

若要解煞用添言語犬牛人謂其得於天者未嘗不同性人

得是理之全至於物止得其偏今欲去犬牛身上全討仁義

便不得告子止是不曾分曉道這子細到這裏說不得却道

天下是有許多般性牛自是牛之性馬自是馬之性犬自是

犬之性則又不是又曰所以謂性即理便見得性人得是理

之全物得是理之偏告子止把生為性更不說及理孟子却

以理言性所以見人物之辨續

生之謂性只是就氣上說得蓋謂人也有許多知覺運動物也

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一般却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

○



以其得正氣故具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理亦昏了或問如螻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此亦是理曰他只有這此子不似人具得全然亦不知如何只是這幾般物具得此子或曰恐是无初受得氣如此所以後來一直是如此曰是氣之融結如此熹

告子說生之謂性二程都說他說得是只下面接得不是若如此說却如釋氏言作用是性乃是說氣質之性非性善之性文蔚問形色天性如何曰此主下文惟聖人可以踐形而言因問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亦是言氣質之性王德修曰據某所見此是孔子為陽貨而說人讀論語多被子曰字隔上下便不接續曰若如此說亦是說氣質之性文蔚犬牛稟氣不同其性亦不同節

問犬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天下如何解有許多性曰人則有孝悌忠信犬牛還能事親孝事君忠也無問濂溪作太極圖

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為一一實萬分又如何說曰只是一箇只是氣質不同問中庸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何故却將人物袞作一片說曰他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兩重字能盡物之性初未嘗一片說節

或說告子生之謂性章曰說得也是不須別更去討說只是子細看子細認分數各有隊伍齊整不紊始得今只是恁地說過去被人詰難便說不得知覺運動人物皆異而其中却有同處仁義禮智是同而其中却有異處須是子細與者梳理教有條理又曰物也有這性只是稟得來偏了這性便也隨氣轉了又曰畜獸稟得昏塞底氣然間或稟得些小清氣便也有明處只是不多義剛

因說生之謂性曰既知此說非是便當更翻看何者為是即道



孟子闢告子生之謂性處亦傷急要他倒只就他言語上撥將去已意却不曾詳說非特當時告子未必服後世亦未能便理會得孟子意也當

孟子答告子生之謂性與孟子子敬叔父為敬弟乎兩段語終覺得未盡却是少些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底語空如許撈攘重複不足以折之也只有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此二語折得他親切憫

○食色性也章

衆朋友說食色性也先生問告子以知覺處為性如何與彼長而我長之相干皆未及對先生曰告子只知得人心却不知有道心他覺那趨利避害飢寒飽煖等處而不知辨別那利害等處正是本然之性所以道彼長而我長之蓋謂我無長彼之心由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為外也義剛

問告子已不知性如何知得仁為內曰他便以其主於愛者為仁故曰內以其制是非者為義故曰外又問他說義固不是說仁莫亦不是曰固然然

告子謂仁愛之心自我而出故謂之內食色之可其可憐由彼有此而後甘之悅之故謂之外又云上面食色性也自是一截下面仁內義外自是一截故孟子辯告子只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愛便是仁之心宜處便是義又云彼白而我白之言彼是白馬我道這是白馬如着白衣服底人我道這人是着白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誠敬之心發自於中推誠而敬之所以謂內也好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看來孟子此語答之亦未盡謂白馬白人不異亦豈可也畢竟彼白而我白之我以為白則亦出於吾心之分別矣憫



李時可問仁內義外曰告子此說固不是然近年有欲破其說者又更不是謂義專在內只發於我之先見者便是如夏日飲水冬日飲湯之類是已若在外面商量如此便不是義乃是義龍其說如此然不知飲水飲湯固是內也如先酌鄉人與敬弟之類若不問人怎生得知今固有人素知敬父兄而不知鄉人之在所當先者亦有人平日知弟之為卑而不知其為尸之時乃祖宗神靈之所依不可不敬者若不因講問商量何緣會自從裏面發出其說乃與佛氏不得擬議不得思量直下便是之說相似此大害理又說義襲二字全不是如此都把文義說錯了只細看孟子之說便自可見特舉

○性無善無不善章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非性無善并不善亦無之謂性中無惡則可謂無善則性是何物節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之意謂這性是不受善不受惡底物事發 作他說食色性也便見得他只道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視耳能聽便是性釋氏說在目曰視在耳曰聞在手執提在足運奔便是他意思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性無定形不可言孟子亦說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情者性之所發節

問乃若其情曰性不可說情却可說所以告子問性孟子却答他情蓋謂情可為善則性無有不善所謂四端者皆情也仁是性惻隱是情惻隱是仁發出來底端芽如一箇穀種相似



穀之生是性發為萌芽是情所謂性只是那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四件無不善發出來則有不善何故殘忍便是那惻隱反底冒昧便是那羞惡反底植

問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曰孟子道性善性無形容處故說其發出來底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則性善可知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是人自要為不善耳非才之不善也情本不是不好底季翔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程子情其性性其情之說亦非全說情不好也

德粹問孟子道性善又曰若其情可以為善是如何曰且道性情才三者是一物是三物德粹云性是性善情是反於性才是才料曰情不是反於性乃性之發處性如水情如水之流情既發則有善有不善在人如何耳才則可為善者也彼其性既善則其才亦可以為善今乃至於為不善是非才如此乃自家使得才如此故曰非才之罪某問不云惻隱羞惡辭

遜是非之心亦是情否曰是情舜功問才是能為此者如今人曰才能曰然李翱復性則是云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乃釋氏之說陷於其中不自知不知當時曾把與韓退之看否可學

問孟子言情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污何嘗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白者未染時只是白也聽孟子論才亦善者是說本來善底才淳孟子言才不以為不善蓋其意謂善性也只發出來者是才若夫就氣質上言才如何無善惡端此

問孟子論才專言善何也曰才本是善但為氣所染故有善不善亦是人不能盡其才人皆有許多才聖人却做許多事我不能做得些子出故孟子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砥

或問不能盡其才之意如何曰才是能去恁地做底性本是好



發於情也只是好到得動用去做也只是好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阻礙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其才如盡剛隱之才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千乘弗顧繫馬千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止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略有些發動後便遏折了天便似天子命便似將告勅付與自家性便似自家所受之職事如縣尉職事便在捕盜主簿職事便在掌簿書情便似去親臨這職事才便似去動作行移做許多工夫邵康節擊壤集序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續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至於

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

又舉天生烝民云云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聖人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

或問集注言才猶材質才與材字之別如何曰才字是就理義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孟子上說人見其濯濯也則以為未嘗有材是用木旁材字便是指適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理義上說又問才字是以前能解作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便是說那好底材又問如說材料相似否曰是義剛

孟子言人之才本無不善伊川言人才所遇之有善有不善也

問孟子言才與程子異莫是孟子只將元本好處說否曰孟子



言才正如言性，不曾說得殺，故引出荀楊來。到程張說出氣字，然後說殺了。士教。

先生言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董卿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為，但理與氣分為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道夫曰：理純而氣則雜，曰：然。理精一，故純氣粗，故雜。道夫。

問：孟程所論才同異？曰：才只一般，能為之謂才。問：集注說孟子專指其出於性者言之，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又是如何？曰：固是要之才，只是一箇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其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為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於氣。大抵孟子多是專以性言，故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子程子張子方始說到氣上。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楊許多議論。出韓文公亦

見得人有不同處，然亦不知是氣稟之異，不妨有百千般樣不同。故不敢大段說開，只說性有三品，不知氣稟不同，豈三品所能盡耶？廣。

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為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乃若其情非才之罪也，以若訓順者，未是猶言如論其情非才之罪也。蓋謂情之發有不中節處，不必以為才之罪。爾退之論才之品有二，性之品有五，其說勝荀楊諸公多矣。說性之品，便以仁義禮智言之，此本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槩如此，正是氣質之說，但少一箇氣字耳。伊川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論氣，不備。正謂如此。如性習遠近之類，不以氣質言之，不可。正是二程先生發出此理。濂溪論太極，便有此意。漢魏以來，忽生文中子，已不多得。至唐有退之所至，尤高大抵義理之在天地。



問初無派感今世無人曉此道理他時必有曉得底人

金問公都子問性首以情對如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也次又以才對如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也繼又以心對如曰惻隱羞惡之類是也其終又結之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所問者性而所對者曰才曰情曰心更無一語及性何也明道曰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則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動者謂之情如二先生之說則情與心皆自夫一性之所發彼問性而對以情與心則不可謂不切所問者然明道以動爲心伊川以動爲情自不相侔不知今以動爲心是耶以動爲情是耶或曰情對性言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是說固然也今若以動爲情是則明道何得却云感爲情動爲心哉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既是心統性情伊川何得却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耶如伊川所言却是性統心情者也不知

以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心情爲是耶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也至若伊川論才則與孟子立意不同孟子此章言才處有曰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者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如孟子之意未嘗以才爲不善而伊川却說才有善有不善其言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又曰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意者以氣管爲才也以氣質爲才則才固有善不善之分也而孟子却止以才爲善者何也伊川又曰孟子言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也審如是說則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與夫以爲未嘗有才焉者豈皆答公都子之正問哉其後伊川又引萬章之問爲證謂孟子嘗問象殺舜事孟子且答他這下意未暇與他辨完廩浚井之非夫完廩浚井自是萬章不能燭理輕信如此孟子且答正問未暇與他言此猶可言也如此篇論才處盡是孟子自家說



得如此即非公都子之言其曰未暇一一辨之却是孟子自  
錯了未暇辨也豈其然乎又說孟子既又答他正意亦豈容  
有一字之錯若曰錯了一字不惟啓公都子之詰難傳之後  
世豈不惑亂學者哉此又才之一字未有至當之論也曰近  
思錄中一段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注云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夫寂然不動  
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  
當如前二先生說話恐是記錄者誤耳如明道感為情動為  
心感與動如何分得若伊川云自性而有形者謂之心某直  
理會他說不得以此知是門人記錄之誤也若孟子與伊川  
論才則皆是孟子所謂才止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  
不善處如人之有才事事做得出來一性之中萬善完備發  
將出來便是才也又云惻隱羞惡是心也能惻隱羞惡者才  
也如伊川論才却是指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

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曾聰明作  
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智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孟子辨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  
濂溪拈撥出來而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性之說此伊川論  
才所以云有善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如韓愈所引越椒等  
事若不着箇氣質說後如何說得他韓愈論性比之荀揚最  
好將性分三品此亦是論氣質之性但欠一箇氣字耳此下  
去偽人際錄皆云又問既是孟子指本性而言則孟子謂何  
無不善乃為至論至伊川却云未暇與公都子一一辨者何  
也曰此伊川一時拗他門逼且如此  
說了伊川如此等處亦多不必泥也

揚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  
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  
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不知有所謂氣稟各不同  
如后稷歧疑越椒知其必滅若教是氣稟如此若都把做善  
又有此等處須說到氣稟方得孟子已見得性善只就大本



處理會更不思量這下面善惡所由起處有所謂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妙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又曰才固是善若能盡其才可知是善是好所以不能盡其才處只緣是氣稟恁地問才與情何分別情是才之動否曰情是這裏指心發出有箇路脉曲折隨物恁地去才是能主張運用做事底同這一事有人會發揮得有不會發揮得同這一物有人會做得有人不會做得此可見其才又問氣出於天否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只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固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因指天氣而言如天氣晴明舒豁便是好底氣稟得這般氣豈不好到陰沉黯澹時便是不好底氣稟得這般氣如何會好

畢竟不好底氣常多好底氣常少以一年言之一般天氣晴和不寒不暖却是好能有幾時如此看來不是夏寒便是冬暖不是愆陽便是伏陰所以昏愚凶狠底人常多又曰人之貧富貴賤壽夭不齊處都是被氣稟亂了都没理會有清而薄者有濁而厚者顏夭而距壽亦是被氣稟亂泯沒了堯舜自稟得清明純粹底氣又稟得極厚所以為聖人居天子之位又做得許大事業又身許大福壽又有許大名譽如孔子之聖亦是稟得清明純粹然他是當氣之衰稟得來薄了但有許多名譽所以終身栖栖為旅人又僅得中壽到顏子又

自沒興了醇同

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子後無人見得到此亦是從古無人敢如此道集注

此道集注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顛撲不破實自己上見得出來其後諸公只聽得便說將去實不曾就已上見得故多有差處夫道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蓋性即氣氣即性也若孟子專於性善則有此是論性不論氣韓愈三品之說則是論氣不論性端

問程子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如孟子性善是論性不論氣荀揚異說是論氣則昧了性曰程子只是立說未指孟子然孟子之言却是專論性過

問氣者性之所寄故論性不論氣則不備性者氣之所成故論氣不論性則不明曰如孟子說性善是論性不論氣也但只認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揚而下便祇論氣不論性了道夫曰子雲之說雖兼善惡終只論得氣曰

也不曾說着性夫

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性只是善氣有善不善韓愈說性而便知其惡者皆是合下稟得這惡氣有氣便有性有性便有氣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厚之問氣稟如何曰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學

問二之則不是曰不可分作兩段說性自是性氣自是氣如何不可分作兩段說他所以說不備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故云二之則不是二之者正指上兩句也端論氣論性不論性便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論性之或問明道說生之謂性云性即氣氣即性便是不可分兩段說曰那箇又是說性便在氣稟上稟得此氣理便搭附在上面故云性即氣氣即性若只管說氣便是性性便是氣更沒分曉矣備



或問一之則不是曰若只論性而不論氣則收拾不盡孟子是也若只論氣而不論性則不知得那原頭荀揚以下是也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若只說一箇氣而不說性只說性而不說氣則不是又曰須是去分別得他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始得其初那理未嘗不同才落到氣上便只是那籠籠相同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人能之禽獸亦能之若不識箇義理便與他一般也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民之秉彝這便是異處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須是存得這異處方能自別於禽獸不可道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與自家都一般性氣二字兼言方備孟子言性不及氣韓子言氣不及性然韓不知為氣亦以為性然也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裏面稟得氣昏濁者這道理亦只在裏面只被這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裏面纖微皆可見渾

底裏面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只見得大本處來說到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知論氣便不全備若三子雖論性却不論得性都只論得氣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只見得半善半惡人底性便說做善惡混韓子見得天下有許多般人故立為三品說得較近其言曰仁義禮智信性也喜怒哀樂愛惡欲情也似又知得性善荀揚其及只是過接處少一箇氣字博

○富歲子弟多賴章  
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法  
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孟子此章自富歲子弟多賴之下逐旋譬喻至此其意謂人性本善其不善者陷溺之爾同然



之然如然不足之然不是虛字當從上文看蓋自口之同齊耳  
之同聽而言謂人心豈無同以為然者只是理義而已故理  
義悅心猶留參之悅口也

問理義之悅我心理義是何物心是何物曰此說理義之在事  
者

理義之悅我心章云人之一身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  
味莫不皆同於心豈無所同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且如  
人之為事自家處之當於義人莫不以為然無有不道好者  
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其分至尊無加於此人皆知君父之  
當事我能盡忠盡孝天下莫不以為當然此心之所同也今  
人割股救親其事雖不中節其心發之甚善人皆以為美又  
如臨難赴死其心本於愛君人莫不悅之而皆以為不易且  
如今處一件事苟當於理則此心必安人亦以為當然如此  
則其心悅乎不悅乎悅於心必矣先生曰諸友而今聽某這

黃

說話可子細去思量看認得某這話可以推得孟子意思  
道先之問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先生問諸公且道是如何所應皆不切先生曰  
若恁地看文字某決定道都不曾將身去體看孟子這一段  
前面說許多只是引喻理義是人所同有那許多既都相似  
這箇如何會不相似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  
宜處程先生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這心下看甚麼道理都  
有之如此做人人都道是好才不恁地做人人都道不好如  
割股以救母固不是王道之中然人人都道是好人人皆知  
愛其親這豈不是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諸公適來都說不切  
當都是不曾體之於身只略說得通便道是了  
器之問理義之悅我心猶湯麥之悅我口顏子欲罷不能便是  
此意否曰顏子固是如此然孟子所說正是為眾人說當就  
人心同處看我恁地他人也恁地只就籠淺處看自分曉却



有受用若必討箇顏子來證如此只是顏子會恁地多少年  
來更無人會恁地看得細了却無受用寓

器之問理義人心之同然以顏子之樂見悅意曰不要高看只  
就眼前看便都是義理都是衆人公共物事且如某歸家來  
見說某人做得好便歡喜某人做得不好便意思不樂見說  
人做官做得如何見說好底自是快活見說不好底自是使  
人意思不好豈獨自家心下如此別人都如此這只緣人心  
都有這箇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續

或問口耳目皆心官也不知天所賦之氣質不昏明清濁其口  
耳目而獨昏明清濁其心何也然夷惠伊尹非拘於氣質者  
處物之義乃不若天子之時豈獨是非之心不若聖人乎曰  
口耳目等亦有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  
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  
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也

牛山之木章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牛山之木一章曰日夜之所息底是良心平旦之氣自是氣  
是兩件物事夜氣如雨露之潤良心如萌蘖之生人之良心  
雖是有枯亡而彼未嘗不生枯如被他禁械在那裏更不容  
他轉動亡如將自家物失去了又曰日夜之所息却是心夜  
氣清不與物接平旦之時即此良心發處惟其所發者少而  
日晝之所枯亡者展轉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矣如睡一  
覺起來依前無狀又曰良心當初本有十分被他展轉枯亡  
則他長一分自家止有九分明日他又進一分自家又退止  
有八分他日會進自家日會退此章極精微非孟子做不得  
許多文章別人縱有此意亦形容不得老蘇門只就孟子學  
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續  
或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止息之義今只作生息之義如何曰近



看得只是此義問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之未遠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為又放了七八分却指轉來都消磨了這學子意思所以至於枯亡也

吳在父問平旦之氣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如日晝之所為有以汨亂其氣則良心為之不存矣然暮夜止息稍不紛擾則良心又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攪動便渾了那水至夜稍歇便有清水出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別出

本父問平旦之氣曰心之存不存係乎氣之清不清氣清則良心方存立得良心既存立得則事物之來方不惑如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又曰大者既立則外物不能奪又問平旦之氣何故如此曰欲得這些時後氣便清良心便長及且晝則氣便濁良心便昏不得如日月何嘗不在天上却

去

被此雲遮了便不明吳知先問夜氣如何存曰孟子不曾教人存夜氣只是說欲得這些時氣便清又曰他前面說許多這裏只是教人操存其心又曰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旦時清若不存得此心雖欲得這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又曰睡夢裏亦七撈八攘如井水不打他便清只管去打便濁了節

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與事物接才醒來便有得這些自然清明之氣此心自無地虛靜少間才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只管汨沒多雖夜間休息是氣亦不復存所以有終身昏沉展轉流蕩危而不復者續

器之問平旦之氣其初生甚微如何道理能養得長曰亦只逐日漸漸積累工夫都在日晝之所為今日長得一分夜氣便養得一分明日又長得一分明夜又養得兩分便是兩日事日日積累歲月既久自是不可禦矣若壞了一分夜氣漸漸薄



明日又壞便壞成兩分漸漸消只管無故曰日晝之所為有  
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到消得多夜氣益薄雖  
息一夜也存不得又以愛惜錢物為喻逐日省節積累自多

鑽孫○寓  
顯出

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曰不能存得  
夜氣皆是日晝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今只  
要得去這好惡上理會日用間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  
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却未有工夫只是去日晝理會這兩  
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  
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第三  
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三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  
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恰似使錢相似日間使百錢使去  
九十錢留得這十錢這裏第二日百錢中使去九十錢又積  
得二十錢第三日如此又積得三十錢積來積去被自家積

得多了人家便從容日間悠悠地過無工夫不長進夜間便  
減了一分氣第一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第三日如  
此又減了三分氣如此枯亡轉迷夜氣轉虧損了夜氣既虧  
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虧便是枯之反覆其違禽獸不  
遠矣亦似使錢一日使一百却侵了一百十錢所有底便自  
減了只有九十第二日侵了百二十所留底又減了只有八  
十使來使去轉多這裏底日日都消磨盡了因舉老子言治  
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  
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他是就養精神處說其  
意自別平旦之氣便是日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  
心在這裏寓

器遠問平旦之氣緣氣弱易為事物所勝如何曰這也別無道  
理只是漸漸崖將去自有有力這裏只是志不果復說第一義  
云如這箇只有箇進步崖將去底道理這只是有這一義若



於此不見得便又說今日做不得且待來日這事做不得且  
備負做此子這都是第二第三義續

問平旦之氣少頃便為事物所奪氣重之弱如何可以得存曰  
這箇不容說只是自去照顧久後自慣便自然別章

敬子問且書不格亡則養得夜氣清明曰不是靠氣為主蓋要

此氣去養那仁義之心如水之養魚水多則魚鮮水涸則魚

病養得這氣則仁義之心亦好氣少則仁義之心亦微矣

問夜氣一章又說心又說氣如何曰本是多說心若氣清則心

得所養自然有得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濁了續

或問夜氣且氣如何曰孟子此段首尾止為良心設爾人多將

夜氣便做良心說了非也夜氣不足以存蓋言夜氣至清足

以存得此良心爾平旦之氣亦清亦足以存吾良心故其好

惡之公猶與人相近但此心存得不多時也至且書之所為

則格亡之矣所謂格者人多謂格亡其夜氣亦非也謂且書

之為能格亡其良心也謨

夜氣不足以存是存箇甚人多說只是夜氣非也這正是說那

本然底良心且如氣不成夜間方會清日間都不會清今人

日用間良心亦何嘗不發見為他又格亡了若存得這箇心

則氣自清氣清則養得這箇心常存到夜氣不足以存則此

心陷溺之甚雖是夜氣清時亦不足以存之矣此章前面譬

諭甚切到得後面歸宿處極有力今之學者最當於此用功

問夜氣一節曰今人只說夜氣不知道這是因說良心來得這

夜氣來涵養自家良心又便被他且晝所為格亡之且晝所

為交衰得沒理會到那夜氣涵養得好時清明如一箇寶珠

相似在清水裏轉明徹若頭在濁水中尋不見了又曰且晝

所為壞了清明之氣夜氣微了且晝之氣越盛一箇會盛一

箇會微消磨得盡了便與禽獸不遠 植

主 景紹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說其所至卻在心其嘗謂只有



伊川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注惟此說為當仁義之心人所固有但放而不知求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始有所汨沒矣是雖如此然其日夜之所休息至於平日其氣清明不為利慾所昏則本心好惡猶有與人相近處至其旦晝之所為又有以梏亡之梏之反覆則雖有這些夜氣亦不足以存養其良心反覆只是循環夜氣不足以存則雖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不遠故下文復云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良心之消長只在得其養與失其養爾牛山之木嘗美矣是喻仁義之心郊於大國斧斤伐之猶人之放其良心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便是平日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處旦晝之梏亡則又所謂牛羊又從而牧之雖芽蘖之萌亦且戕賊無餘矣道夫問此莫是心為氣所動否曰然章末兩問發有未盡道夫

問夜氣曰夜氣靜人心每日梏於事物斷喪戕賊所餘無幾唯

夜氣靜庶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靜而猶不足以存則去禽獸不遠言人理都喪也前輩皆無明說某因將孟子反覆熟讀每一段三五過至此方看得出後看程子却說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與臆見合以此知觀書不可苟須熟讀深思道理自見推

問夜氣一章曰氣只是這箇氣曰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底為物欲梏之隨手又耗散了夜間生底則聚得在那裏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且如日間目視耳聽口裏說話手足運動若不曾操存得無非是耗散底時節夜間則停留得在那裏如水之流夜間則聞得許多水住在這裏這一池水便滿次日又放乾了到夜裏又聚得些小若從平旦起時便接續操存而不放則此氣常生而不已若日間不存得此心夜間雖聚得些小又不足以勝其旦晝之梏亡少間這氣都乾耗了便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如箇無閤在乾燥處轉



動不得了心如箇寶珠氣如水若水清則寶珠在那裏也坐  
徹光明若水濁則和那寶珠也昏濁了又曰夜氣不足以存  
非如公說心不存與氣不存是此氣不足以存其仁義之心  
伊川云夜氣所存良知良能也這存字是箇保養護衛底意  
又曰此段專是主仁義之心說所以此豈山之性也哉下便  
接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又曰此章不消論其他  
緊要處只在操則存上間

問兩日作工夫如何某答略如舊所對曰夜氣章如何答以萌  
蘖生上更見得無止息本初之理若完全底人此氣無時不  
清明却有一等日間營營格亡了至夜中靜時猶可收拾若  
於此更不清明則是真禽獸也曰今用何時氣曰總是氣  
若就孟子所說用平旦氣曰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  
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此心虛明廣大  
却攬他格亡日間格亡既甚則夜一霎時靜亦不存可見其

爲有格亡之矣此言人纔有此善心便有不善底心來勝了  
不容他那善底滋長耳又曰今日看那平旦之氣自別廣云  
如董家誦書到氣昏時雖讀數百遍愈念不得及到明早又  
却自念得此亦可見平旦之氣之清也曰此亦只就氣上說  
故孟子末後收歸心上去曰操則存舍則亡蓋人心能操則  
常存豈特夜半平旦又云則隱蓋惡是已發處人須是於未  
發時有工夫始得廣

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  
心爲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成客盛然後勝  
這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賀孫云若是客勝  
得主畢竟主先有病續

再三說夜氣一章曰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蓋  
是靜時有這好處發見緣人有不好處多所以纔有好處便  
被那不好處勝了不容他好處滋長然孟子此說只爲常人



收

言之其實此理日間亦有發見時不止夜與平日所以子

收拾在操則存舍則亡上蓋為此心操之則存也

劉用之問夜氣之說曰他大意只在操則存捨則亡兩句上心

一放時便是斧斤之戕牛羊之救一收斂在此便是日夜之

息雨露之潤他要人於日書時不為事物所汨

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

氣既昏則心愈亡兩箇互相牽動所謂格之反覆如下文操

則存捨則亡却是用功緊切處是箇生死路頭又云格之反

覆都不干別事皆是人之所為有以致之

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是欲人之心是

箇難把捉底物事而人之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操存舍

亡入則是在這裏出則是亡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非

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於此論心之本體也

操則存捨則亡只是人能持此心則心在若捨之便如去失了

都壞了

蓋卿問夜氣一章曰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蓋所息者本自微

了日晝只管格亡今日格一分明日格一分所謂格之反覆

而所息者浪夜氣亦不足以存若能存便是息得仁義之良

心又曰夜氣只是不與物接時植

問夜氣之說曰只是借夜氣來滋養箇仁義之心

夜氣存則清過這邊來

子上問夜氣曰此段緊要在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

物不消

牛山之木譬人之良心句句相對極分明天地生生之理本自

不息惟日晝之所為有所格亡然雖有所格亡而夜氣之所

息平日之氣自然有所生長自此漸能存養則良心漸復惟

其於格亡之餘雖略略生長得此子至日用間依舊汨於物

欲又依然壞了則是格之反覆雖夜間休息其氣只恁地昏



亦不足以存此良心故下面又說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見得雖枯亡之餘有以養之則仁義之心即存緣是此心本不是外面取來乃是與生俱生下又說存養之要舉孔子之言操則存舍則亡見此良心其存亡只在眇忽之間才操便在這裏才舍便失去若能知得常操之而勿放則良心常存夜之所息益存所養夜之所養愈深則日晝之所為無非良心之發見矣又云氣與理本相依日晝之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日晝之所為益無不當矣日間枯亡者寡則夜氣自然清明虛靜至平日亦然至日晝應事接物時亦莫不然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那無事時方好又舉子學子夜氣一章云氣清則心清其日夜之所息是指善心滋長處言之人之善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滋長又得夜氣澄靜以存養之故平日氣清時其好惡亦得其同然之理日晝之所

求放心不是別有一物在外旋去收拾回來只是此心頗要省察才覺不在便收之爾接先性他語不操便如復卦所謂出入無疾出只是指外而言入只是指內而言皆不出乎一卦孟子謂出入無時心豈有出入只要人操而存之耳明道云聖賢子言萬語只要人收已放之心釋氏謂一大藏教只是一箇注脚所謂聖賢子言萬語亦只是一箇注脚而已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須把做活物看不爾則是釋氏入定坐禪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若只管兀然守在這裏驀忽有事至于吾前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仲思問於未應接之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又問若戒謹恐懼便是把持曰也須是持但不是硬挺在這裏只要提教他醒便是操不是塊然自守砥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



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揆着那天然恰好

處廣

操則存舍則亡非無也逐於物而忘返耳驪

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為之志

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璘

操則存須於難易間驗之若見易為力則真能操也難則是別

似一物操之未真也雅

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乍未能得他正若

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雖曰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

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雅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人更不知去操舍上做工

夫只去出入上做工夫泳

孟子言操舍存亡都不言所以操存求放之法只操之求之便

是知言問以放心求心如何問得來好他答不得只舉齊王

見牛事殊不知只覺道我這心放了底便是心何待見牛時

方求得雅

蓋鄉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

如此蓋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道

操存舍亡只在瞬息之間不可不常常着精采也又曰孟子求

放心語已是實若居處恭執事敬二語更無餘欠瓚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為仁由已而

由人乎哉這箇只在我非他人所能與也非禮勿視聽言動

勿與不勿在我而已今一箇無狀底人忽然有覺曰我做

無狀了便是此心存處孟子言求其放心亦說得慢了猷

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定

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即入



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已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講量不須論辨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何待擬議思量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若此等處只下着頭做便是不待問人

因操舍而有存亡出入備

入不是已放之心入來備

觸物而放去是出在此安坐不知不覺被他放去也是出故學

先求放心辨

道夫言嘗與子昂論心無出入子昂謂心大無外固無出入道

夫因思心之所以存亡者以放下與操之之故非真有出入

也曰言有出入也是一箇意思言無出入也是一箇意思但

今以夫子之言求之他分明道出入無時且看自家今日汨汨

沒沒在這裏非出入而何惟其神明不測所以有出入惟其

能出入所以神明不測也

或問出入無時非真有出入是以操舍言曰出入便是存亡

操便存舍便亡又曰有人言無出入說得是好某看來只是

他偶然天姿粹美不曾大段流動走作所以自不見得有出

入要之心是有出入此亦只可以施於他一身不可為眾人

言象人是有出入聖賢立教通為眾人言不為一人言賀孫

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為操之道惟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

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事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

箇大底其他道理總包在裏面其他道理已具所謂窮理亦

止是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

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為

他點過看他如何模樣如何安頓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最

緊要若是閑時不能操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事

方要窮理從那裏提起惟是平時常操得存自然熟了將這

箇去窮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又云雖是識得箇



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着逐一點撥過贊義  
夜氣之說常在日間舊看此不分明後來看伊川語有云夜氣  
不足以存良知良能也方識得破可學云此一段首末自是

論心曰然列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隨物  
者是浮念此是本心浮念斷便在此其實不是出入但欲人  
知出入之故耳無出入是一種人有出入是一種人所以云  
淳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完實不勞據故云無出  
入而不知人有出入者多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痛也方  
伯豐問淳夫女子雖不識孟子却識心如何曰試且看程子當  
初如何說及再問方曰人心自是有出入然亦有資稟好底  
自然純粹想此女子自覺得他箇心當湛然無出入故如此  
說只是他一箇如此然孟子之說却大乃是為天下人說蓋  
心是箇走作底物伊川之意只謂女子識心却不是孟子所

引夫子之言耳曾

范淳夫之女謂心豈有出入伊川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  
心此一段說話正要人看孟子舉孔子之言曰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此別有說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心却易識只是  
不識孟子之意偽

魚我所欲章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特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上蔡謂義  
重於生則舍生而取義生重於義則當舍義而取生既曰義  
在於生又豈可言舍義取生乎楚卿問生人心義道心乎曰  
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權輕重却又是義明道  
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義者和之利則義依  
舊無對曰正是德地趙  
上蔡謂義重於生則舍生取義生重於義則舍義取生此說不



然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死義在於不死無往而非義也

因論夜氣存養之說曰其嘗見一種人汲汲營利求官職不知

是勾當甚事後來思量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

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他元

來亦有此心只是他自失了今却別是一種心所以不見義

理文蔚云他雖是如此想羞惡之心亦須明動亦自見得不

是但不能勝利欲之心耳曰只是如此濟甚事今夜愧耻明

日便不做方是若愧耻後又却依舊自做何濟於事

或曰萬鍾於我何加焉他日或為利害所昏當反思其初則不

為所動矣曰此是克之之方然所以克之者須是有本領後

臨時方知克去得不然臨時比並又却只是擇利處去耳

仁人心也章

仁人心也是就心上言義人路也是就事上言

問仁人心義人路是設譬譬喻仁却是直指人心否曰路字非

譬喻恐人難曉故謂此為人之路在所以行兩

或問仁人心義人路曰此猶人之行路兩心即人之有知識者

路即賢愚之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仁義故以此喻之

極論要歸只是心爾若於此心常得其正則仁在其中故自

捨正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以下句說從心上去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

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

來指示仁也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蓋存得此心便是仁若

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

是放了

問楊氏謂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為親切竊謂以心之德為仁則

可指人心即是仁恐未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此指而云

之近緣人不識仁義故語之以仁只在人心非以人心訓仁



義只人之所行者是也必大

孟子說仁人心也此語最親切心自是仁底物事若能保養存

得此心不患他不仁孔門學者問仁不一聖人答之亦不一

亦各因其人而不同然大槩不過要人保養得這物事所以

學者得一句去便能就這一句上用去今人只說仁是如何

求仁是如何待他尋得那道理出來却不知此心已自失了

程子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以為雞犬放則有

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越

孟子蓋謂雞犬不見尚知求之至於心則不知求雞犬之出或

遭傷害或有去失且有求而不得之時至於此心無有求而

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尋討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

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今日這段

失去了明日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是子

或問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雞犬出外又着去捉他但存之只在

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心昏睡去也是放

只有些昏惰便是放格錄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

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雖曰譬之

雞犬雞犬却須尋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轉尋求即覺其失覺

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

要常知提惺爾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則存又

豈在用把捉亦只是說欲常常惺覺莫令放失便是此事用

力極不多只是此子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

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

以行大雅放心只是知得便不放如雞犬之放或有隔一宿求不得底或

有被人殺終身求不得底如心則才知是放則此心便在這



裏五峯有一段說得甚長然說得不是他說齊王見牛為求  
放心如終身不見此牛不成此心便當不見只消說知其為  
放而求之則不放矣而求之二字亦剩了從周

或問求放心曰知得心放心便在這裏更何用求適見道人

題壁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說得極好知言中或問求放心

答語舉齊王見牛事其謂不必如此說不成不見牛時此心

便求不得若使其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

之三字亦自剩了蒙

季成問為學當求放心曰若知放心而求之則心不放矣知之

則心已在此但不要再放了可也然思之尚多了而求之三

字蓋鄉從旁而言曰蓋鄉嘗以為操則存便是心未嘗放舍

則亡便是此心已放曰是如此蓋

人心才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藥

求放心只覺道我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纔起此言未出口時

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去求之但常省之而勿失耳則

求放心也不是在外面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便在我欲仁

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剛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

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

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則

季成問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謂敬之類不待商量便合

做起若放遲霎時則失之如辨明是非經書有疑之類則當

商量蓋

孟子言求放心你今只理會這物事常常在時私欲自無着處

且須持敬道

收放心只是收物欲之心如理義之心即良心切不須收須就

這上看教熟見得天理人欲分明繼

叔重問所謂求放心者不是但低眉合眼如守此心而已要須



常使此心頓放在義理上曰也須是有專靜之功始得時舉  
因云自來見得此理真無內外外面有畦步不合道理便覺  
此心慊然前日待坐深有得於先生醒之一字曰若長醒在  
這裏更須看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所發處始得當一念  
慮之發不知是屬惻隱耶羞惡是非恭敬耶須是見得分明  
方有受用處舉  
心兼攝性情則極好然出入無時莫知其細難制而易放則又  
大不好所謂求其放心又只是以心求其心謝氏有物之說

求放心初用求後來不用求所以病翁說既復其初便慢者數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不是學問之道只有求放心一  
事乃是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如聖賢一言一語都是道  
理緒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諸公為學且須於此着切用工  
夫且學問固亦多端矣而孟子直以為無他蓋身如一屋子  
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能灑掃門戶整頓事務若是無  
主則此屋不過一荒屋爾實何用焉且如中庸言學問思辨  
四者甚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以何者而學問思辨哉此事其  
要諸公每日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即可存着此事若無文字  
思量即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世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學者須先收拾這放心不然  
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  
行錄

學須先以求放心為本致知是他去致格物是他去格正心是  
他去正無忿懣等事誠意是他自省悟勿夾帶虛偽脩身是  
他為之主不使好惡有偏論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舊看此只云但求其放心心正  
則自定近看儘有道理須是看此心果如何須是心中明盡



萬理方可不然只欲空守此心如何用得如平常一件事合  
 放重今乃放輕此心不樂放重則心樂此可見此處乃與大  
 學致知格物正心誠意相表裏可學謂若不於窮理上作工  
 夫邊謂心正乃是告子不動心如何守得曰然又問舊看放  
 心一段第一次看謂不過求放心而已第二次看謂放心既  
 求儘當窮理今聞此說乃知前日第二說已是隔作兩段須  
 是窮理而後求得放心不是求放心而後窮理曰然  
 問孟子只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而已不曾欲他為曰上面煞  
 有事在注下說得分明公但去看又曰說得太緊切則便有  
 病孟子此說太緊切便有病節  
 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節  
 孟子曰求其放心而已矣當於未放之前看如何已放之後看  
 如何復得了又看是如何作三節看後自然習熟此心不至  
 於放時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煞是說得切子細  
 看來却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心自無去處自  
 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問先生向作仁說大率以心具愛之理故謂之仁今集注仁人  
 心也只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如何曰不要如此看且理會箇  
 仁人心也須見得是箇酬酢萬變之主若只管以彼較此失  
 了本意看書且逐段看如喫物相似只咀爵看如何向為人  
 不理會得仁故做出此等文字今却反為學者爭論竇云先  
 生之文似藥方服食却在學者曰治病不治病却在藥方服  
 食見效不見效却在人竇問心中湛然清明與天地相流通  
 此是仁否曰湛然清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說  
 仁多是把做空洞底物看却不得當此之時仁義禮智之苗  
 脈已在裏許只是未發動及有箇合親愛底事來便發出惻



隱之心有箇可厭惡底事來便發出羞惡之心禮本是文明之理其發便知有辭遜智本是明辨之理其發便知有是非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似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仁者善之長聽明飛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生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已縱出了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而亡誠無爲幾善惡

通書說此一段尤好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惟是常存得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以此知這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頭項看得熟了都自相貫通聖賢當初也不是有意說許多頭項只因事而言賀明道說聖賢千萬言語云云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這箇心已放去了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來自是新底水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則此心便存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可謂善喻然雞犬猶有放失求而不得者若心則求着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未有求而不可得者此本作便反復



孟子說孝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為學第一義也  
故程子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竟有進  
步處大抵人心流濫四極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時中有幾時  
在軀殼內與其四散閑走無所歸着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  
且今縱其營營思慮假饒求有所得譬如無家之商四方營  
求得錢雖多若無處安頓亦是徒費心力耳大  
問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所謂講學讀書固是  
然要知所以講學所以讀書所以致知所以力行以至習禮  
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孟子之意亦是為孝問  
者照他皆是求放心爾此政與思無邪一般所謂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使人知善而勸知惡而戒亦只是一箇  
思無邪耳備

明道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將已放之心反復入身來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伊川云人心本善流而為惡乃放  
也初者亦自疑此兩處諸公道如何須看得此兩處自不相  
礙乃可二先生之言本不相礙只是一時語體用未甚完備  
大意以為此心無不善止緣放了苟纔自知其已放則放底  
便斷心便在此心之善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自然全  
得也伊川所謂人心本善便正與明道相合惟明道語未明  
白故或者錯看謂是收拾放心遂如釋氏守箇空寂不知其  
意謂收放心只存得善端漸能充廣非如釋氏徒守空寂有  
體無用且如一向縱他去與事物相靡相刃則所謂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之善端何緣存得孫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將已放底心反復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池本下云看下一句必不伊川曰  
心本善流入於不善湏理會伊川此語若不知心本善只管  
去把定這箇心教在裏只可靜坐或如釋氏有體無用應事



接物不得流入不善池本云四端備於吾心心存然後能廣云是失其本心如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若此類是失其本心又如心有忿憤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  
池本下云心不在焉亦是放二說未宜相礙口賀孫

問程子說聖人千言萬語云云此下學上達工夫也切謂心若已放了恐未易收拾不審其義如何曰孟子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豈有出入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只是要人操而存之耳非是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輝

文字極難理會孟子要略內說放心處又未是前夜方思量得出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得如此自家自看不出問賀孫曉得否曰如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曰然如灑掃應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所以求放心續  
福州陳烈少年讀書不止因見孟子求放心一段逐明默坐

半月出來遂無書不讀亦是有力量人但失之怪耳因曰今人有養生之具一失之便知求之心却是與我同生者因其失而不求或云不知其失耳曰今聖賢分明說向你教你求又不求何也孟子於此段再三提起說其諄諄之意豈苟然哉今初求須猛勇作力如煎藥初用猛火既沸之後方用慢火養之久之須自熟也獄

○人之於身也章

孟子文義自今晚只是熟讀教他道理常在目前胸中流轉始得又云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被恁地說得倒了也自難曉意謂使飲食之人真箇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肩背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體而口腹底他自會去討喫不至得餓了也續

○公都子問鈞是人也章



耳目之官不能思故蔽於物耳目一物也外物一物也以外物而交乎耳目之物自是被他引去唯心之官則思故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惟在人思不思之間耳然此物乃天之與我者所謂大者也君子當於思處用工能不安思是能先立其大者也立字下得有力夫然後耳目之官小者弗能奪也是安得不為大人哉

耳目亦物也不能思而交於外物只管引將去心之官固是主於思然須是思方得若不思却倒把不是做是是底却做不是心雖主於思又須着思方得其所思若不思則邪思雜慮便順他做去却害事

問不思而蔽於物蔽是遮蔽否曰然又問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為他所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為他所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廣

問物交物曰上箇物字主外物言下箇物字主耳目言孟子說得此一段好要子細看耳目謂之物者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謂之大體問官字如何曰官是主心主思故曰先立乎其大者昔汪尚書見焦先生問為學如何焦先生只說一句先立乎其大者

心之官則思固是元有此思只恃其有此任他如何却不得須是去思方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最要緊下云先立乎其大者即此思也心元有思須是人自主張起來

孟子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語最有力且看他下一箇立字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此觀之他之學亦自有要緊然堅起自心韓子堅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故孟子又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非是心放出去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着覺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



是要管懼懼趙昌父云學者只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  
不斷續處

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將  
去致得膠擾所以窮他理不得

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古本此皆作比趙歧注亦作比方天之與  
我者則心為大耳目為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  
比字不似此字較好廣

問集注所載范浚心銘不知范曾從誰與否不曾從人但他自  
見得到說得此件物事如此好向見呂伯恭甚忍之問須取

他銘則甚曰但見他說得好故取之曰似恁說話人也多論  
得到曰正為少見有人能說得如此者此意蓋有在也廣

○有天爵者章  
問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曰從不必作聽從之從只修天爵人  
爵自從後而來如祿在其中矣之意修其天爵自有箇得爵

祿底道理與要求者氣象大故相遠  
黃先之問此章曰那般處也自分曉但要自去體認那箇是內  
那箇是外自家是向那邊去那邊是是那邊是不是須要實  
見得如此賀孫問古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人皆廢天爵  
以要人爵曰便是如此

○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看欲里具人之同心說曰大槩亦是然如此說時又只似一篇文  
字却說不殺如孟子於此只云弗思耳三字便實知得功夫  
只在這裏

○仁之勝不仁也章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  
慾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  
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  
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  
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備

○五穀種之美者章

一日舉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稊稗誨諸生  
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稊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  
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白否則却是五穀不  
熟不如稊稗誨

苟為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  
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  
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  
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  
那箇便進一分如漢楚相持於成皋滎陽間只爭這此子備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  
昏周禮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  
法許如此備

○曹交問白章

孟子道人皆可以為堯舜何曾便道是堯舜更不假修為且如  
銀坑有鑛謂鑛非銀不可然必謂之銀不可須用其煉然後  
成銀椿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這只是對那不幸不弟底說孝弟便是  
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備

歸而求之有餘師須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如前夜  
說讀書正是要自理會如在這裏如此讀書若歸去也須如  
此讀書看孟子此一段發意如此大却在疾行徐行上面要  
知工夫須是自理會不是別人干預得底事備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謂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  
遂行則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燔肉不  
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燔為得罪於君耳微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毅然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  
者何邪曰此等處皆難考如齊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魯跨許宋之境皆不可謂非五七百里之  
闊淳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  
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鄭氏以王制為夏  
商制謂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斤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  
所以不同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甚不曉事情且如  
百里之國周人欲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方做得  
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  
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若如此釐去不數大

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切意其初只  
方百里後來吞并遂漸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萬國到周時只有千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許多國武  
王時諸國地已大武王亦不奈何只得就而封之當時封許  
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  
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若割取諸國之地則寧不謀反如  
漢晁錯之時乎然則孟子有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說不  
是實攷得見古制淳

古者制國土地亦帶非如孟子百里之說如齊地東至于海西  
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土地儘闊禹會塗山執玉帛者方  
國後來更相吞噬到周初只有千八百國是不及五分之一  
矣想得併來儘大周封新國若只用百里之地介在其間豈  
不為大國所吞亦緣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得許多土地方  
封許多人問周禮所載諸公之國方五百里諸侯之國方四



百里云云者，是否曰看來，怕是如此。孟子時去周初已六七百年，既無載籍可攷，見不得掃的。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此說自是難行。問王制疏載周初封建，只是百里。後來滅國漸廣，方添至數百里。曰此說非是，諸國分地先來定了，若後來旋添，便須移動了。幾國徒去別處，方得豈不勞擾個。

○舜發於畎畝章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銖

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謂人之有過而能改者如此。困心衡慮者，

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銖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只是

要事事經歷過個

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會困艱若中做來，方堅牢。曰

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正緣不曾親歷了，不識

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

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覺定墮坑落壑，去

也個

○教亦多術矣章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趙氏曰：不屑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

索之言，屑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

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論之，大抵解經不可便亂說。

當觀前後字義也。儼



孟子十

盡心上

○盡其心者章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字不可不子細看人能盡其心者只為

知其性知性却在先

季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曰此句文勢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相似

人性性說先盡其心而後知性非也心性本不可分況其語昧

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心只是包着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

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心不知如何地盡當

或問盡心知性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却盡箇甚麼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所以能盡其心者由先能知其性知性則

知天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



格而後知至道

盡其心者由知其性也。先知得性之理，然後明得此心。知性猶格物，盡心猶知至。聽。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箇。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未有先盡而後方能知者。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

子

王德修問：盡心然後知性，曰：以其觀之，性情與心固是一理。然命之以心，却似包着這性情在裏面。故孟子語意却似說盡其心者，以其知性故也。此意橫渠得知，故說心統性情者也。看得精，邵堯夫亦云：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語極有理。大雅云：橫渠言心，禦見聞不弘於性，則又是心小性大也。曰：禦字不可作止字，與當字解，御亦有格之意。云：心格於見聞，反不弘於性耳。猷。

問：橫渠謂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知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先生謂盡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盡心是知至之事。如何曰：心與性只一般，知與盡不同？所謂知便是心了，問知是心之神明，與四端所謂智不同。曰：此知字義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智。四端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曰：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知也。廣。

問：先生所解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如云：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語意同。先生曰：固自分曉，尋此樣子亦好。後見信州教授亦德父，未甚信。此說過欲，因其易曉者，譬之如欲盡其為教授者，必知其職業乃能盡也。先生云：存其心，恰如教授在此方理會得，每日職業。過。問：盡心者，知至也。曰：知得到時，必盡我這心去做。如事君必要



極於忠為子必要極於孝不是備禮如此既知得到這處若於心有些子未盡處便打不過便不足論盡心

問盡心只是知得盡未說及行否曰某初間亦把做只是知得

盡如大學知至一般未說及行後來子細看如大學誠意字

模樣是真箇恁地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知至亦須兼誠意

乃盡如知得七分自家去做只着得五分心力便是未盡有

時放緩又不做了如知得十分真切自家須着過二十分心

力實去恁地做便是盡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所以能盡

其前以孟子盡心為如大學知至今思之恐當作意識談蓋孟

子當時特地說箇盡心煞須用功所謂盡心者言心之所存

更無一毫不盡好善便如好好色惡惡便如惡惡臭徹底如

此沒些虛偽不實童云如所謂盡心力而為之盡否曰然砥

黃先之問盡心曰盡心是竭盡此心今人做事那曾做得盡只

盡得四五分心便道了若是盡心只是一心為之更無偏旁

底心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必定是如此如云盡心力為之豫

盡心知性知天工夫在知性上盡心只是誠意知性却是窮理

心有未盡便有空闕如十分只盡得七分便是空闕了二三

分須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孝便極其孝仁便極其仁性即

理理即天我既知得此理則所謂盡心者自是不容已如此

說却不重疊既能盡心知性則胸中已是瑩白淨潔却只要

時時省察恐有污壞故終之以存養之事謹

盡心者發必自慊而無有外之心即大學意誠之事也趙

問盡心莫是見得心體盡或只是如盡性地盡錄盡之類否曰

皆是聽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聽

盡心盡性之盡不是做功夫之謂盡言上面功夫已至至此方

盡得耳中脞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



知其性是也

盡心就見處說見理無所不盡如格物致知之意然心無限  
如何盡得物有多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則纔拈  
來便曉得是為盡也存心却是就持守處說  
說盡心云這事理會得那事又理會不得理會得東邊又不理  
會得西邊只是從來不曾盡這心但臨事恁地胡亂挨將去  
此心本來無有此子不備無有此子不該須是盡識得許多  
道理無此子空礙方是盡心如今人人有箇心只是不曾使  
得他盡只恁地苟簡鹵莽便道是了

問季通說盡心謂聖人此心纔見得盡則所行無有不盡故程  
子曰聖人無俟於力行曰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然所以為  
聖人也只說好問默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那曾說知了便  
了又曰盡心如明鏡無此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此子照不  
見處便是本身有此塵汚如今人做事有此子鵲突空礙便

只是自家見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具備事物物皆所  
當知今人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盡知  
聖賢所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知始  
得今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少間  
遇事做得一邊又不知那一邊見得東遺却西少間只成私  
意皆不能盡道理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無有不  
合道理又曰學問之所以傳不傳者亦是能盡心與不能盡  
心問若曾子易簣之事此時若不能正也只是不盡得心曰  
然曾子既見得道理自然便改了若不便改了這心下便關  
了些當時季孫之賜曾子如何笑點檢去上睡是不是了童  
子既說起須着改始得若不說不及改也不妨才說便着改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  
物性是裏面穰肚餽草性之理包在心內到發時却是性底  
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做性只是理所當然者



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心也有情與橫渠心統性情  
一語好看震

盡心謂事物之理皆知之而無不盡知性謂知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各循其理知天則知此理之自然傑

盡心如何盡得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之後

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盡

心之理便是知性知天去為知錄

黃敬之問盡心知性曰性是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

麼又問知其性則知天矣曰知知錄云知天是性以賦於我之

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規規本規作規公而言天便脫模是一箇大

底人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

此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錄

此下云又問存心養性曰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

因看程子語錄心小性大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議及上蔡云

心有止說遂云心有何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

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

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只貨色則便對

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時盡

此乃盡心之効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

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方

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錄盡知

盡心知性以前看得知字放輕今觀之却是知字重盡字輕知

性則心盡矣存養有行底意思訶

問盡知存養四字如何分別曰盡知是知底工夫存養是守底

工夫震

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盡心

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



之功也

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說物格而後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而後，意識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不可勝數。

飛卿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關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在這裏。續孟子說存其心，雖是緊切，却似添事。蓋聖人只為學者立下規矩，守得規矩定，便心也自定。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人能如是存守，則心有存者乎？今又說存其心，則與此為四知。如此處要人理會。

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仲思問：存心養性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

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古人語言下得字都不苟。如存其心養其性，若你養其心存其性，便不得問如何是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他那裏自看得箇血脉相牽連，要自子細看。龜山之說極好。龜山問學者曰：人何故有惻隱之心？學者曰：出於自然。龜山曰：汝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來，則仁之道不遠矣。便是此說。問：存其心則能養其性，正其情養其性，如不暴方。



存心便性得所養。李通說存心雖是然語性已踈。性靜善學孟子  
本文甚切方

天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

問立命是豎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  
否曰然問莫非命也此一句是總說氣稟之命與天命謂性  
之命同否曰孟子之意未說到氣稟孟子自來不甚說氣稟  
看來此句只是論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人但順受  
其正若桎梏而死與立乎巖墻之下而死便是你自取不干  
天事未說到氣稟在問

敬之問天壽至命也曰既不以天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亦  
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與自  
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也須教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  
天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  
謂之天壽不貳然脩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以做底事

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

敬之問壽天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壽天是天命脩身  
是順天命安於天理之正無一毫人慾計較之私而天命在  
我方始流行曰天壽不貳是不疑他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  
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天壽不貳便是知性  
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  
下章看又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是人力所致者如何是  
命曰前面事都見不得若出明吉凶禍福皆不可知但有正  
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分無過恁地死了便是正  
命若立巖墻之下與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此干剖心  
又不可不謂之正命有彌說先生向嘗譬喻一似受差遣三  
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若歲月間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  
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使歲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  
子善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今人却道我命若未

比



死縱立巖墻之下也不到壓死。且莫非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命雖立巖墻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對談我生不有命在天。因舉橫渠行同報異與氣遇等語。俱川知道他說遇處不是。又曰。這一段文勢。直是緊若精神。到底直箇趕他不上。如龍虎變化。直是捉弱他不住。觀口前舉略

問由太虛云云。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那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這箇便是。那太虛只是便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問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底圓圈。氣化便是圓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又曰。今言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那天上。

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靈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橫渠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又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又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分化得此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窺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又如大黃。喫着便會瀉。附子。喫着便會熱。只是他知覺。只從這一路去。又問腐敗之物。亦有否。曰。亦有。如火燒成灰。將來泡湯。喫也。煥苦。因笑曰。頃信州諸公正說草木無性。今夜又說草木無心矣。翻注

先生問。今虛與氣有性之名。如何看。廣云。虛只是理。有是理。斯有是氣。曰。如何說。今字。廣云。恐是據人物而言。曰。有是物。則



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  
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  
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  
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廣

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  
在實上見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所謂道者如天道地道人  
道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率性之謂道是也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是自然中包得許多物事纒

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着事物上  
如率性之謂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這說着事物上  
且如君臣父子之道有那君臣父子方見這箇道理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虛字便說理與氣合所以有人植

問知覺是氣之陽明否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率性之謂道管

正  
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謂性這不管此  
一句賜

問當無事時虛明不昧此是氣其中自然動處莫是性否曰虛  
明不昧此理具乎其中無少虧欠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  
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是就人上說賜

問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自陰陽言曰方見其有許多節次  
林間氣化何以謂之道曰天地間豈有一物不由其道者問合  
虛與氣何以有性曰此語詳看亦得其意然亦有未盡處當  
言虛即是性氣即是人以氣之虛明寓于中故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雖說略盡而終有二意劉問如此則莫是性離於道  
邪曰非此之謂到這處則有是名在人如何看然豈有性離  
於道之理當

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曰惟玉璽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



氣無形壽

問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曰虛只是說理  
橫渠之言大率有未盡處有心則自有知覺又何合性與知  
覺之有體

由太虛有天之名至有心之名橫渠如此議論極精密

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體無此

者以其若未知性便要盡心則懸空無下手處惟就知性上

積累將去自然盡心釋

問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佛本不假於存養豈竊希

聖人之事乎曰盡知存養吾儒釋氏相似而不同只是他所

存所養所知所盡處道理皆不是如吾儒盡心只是盡君臣

父子等心便見有是理性即是理也如釋氏所謂盡心知性

皆歸於空虛其所存養却是閉眉合眼全不理會道理或

嘗

味其言意者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性無形質而舍之於心故

一心之中天德具足盡此心則知性知天矣游氏以心無餘

蘊為盡心謝氏以擴充得去為盡心皆此意也然橫渠沿得

講之說則又不然范謂窮理者孟子之所謂盡心也橫渠曰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不知窮理

體物之說亦信然否如下一段言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游

氏言之詳矣其言曰存其心者閑邪以存其誠也養其性者

守靜以復其本也存養如此則可以事天矣此言事天亦伊

川所謂奉順之意其說恐不出乎此但不知存養之說謂存

此以養彼耶亦既存本心又當養其性耶曰諸家解說盡心

二字少有發明得盡字出來者伊川最說得完全然亦不曾

子細開說盡字大抵盡其心只是窮盡其在心之理耳窮得

此又却不能窮得彼便不可喚做盡心范侍講言窮理却是

言盡心以前底事謝上蔡言充廣得去却言盡心以後事若



橫渠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之說此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亦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得兼大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游氏守靜以復其本此語有病守靜之說近於佛老吾聖人却無此說其言知天為智之盡事夫為仁之至此却說得好事夫只是奉順之而已非有他也所謂存心養性非二事存心所以養性也法

問上蔡盡心知性一段曰說盡心不著學

問先生盡心說曰心者天理在人之全體又曰性者天理之全體此何以別曰分說時且恁地若將心與性合作一處說須有別海

○莫非命也章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

謂之命曰亦是自你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可

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恪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命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廣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在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



其正命續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也。續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黃先之問：萬物皆備於我，曰：如今人所以害事處，只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着了，便只見許多般。續

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自物，何干我事？續

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哉？聽

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恪

或問：反身而誠，是要就身上知得許多道理否？曰：是這知見得

最為要緊。續

反身而誠，則怨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焦田地，須是勉強。

此因林柏敬問強恕論。

所謂萬物皆備於我，在學者也。知得此理，是備於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誠。若勉強行恕，物轉這道理來，便是怨。所謂勉強者，待勉強而所謂怨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

備於我無欠闕。

或問：萬物皆備於我，章後面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曰：恕便是推己及物。恕若不是推己及物，別又是箇什麼？然這箇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着一箇反身。

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功夫。所謂強恕，善是他心裏不能推己及人，便須強勉行恕。物轉這道理，然亦只是要去箇私意

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理自無欠闕處矣。壽



子武問萬物皆備於我章曰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做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之本

問萬物皆備於我下文既云樂莫大焉何故復云強恕曰四句二段皆是蒙上面一句問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問大賢以上是知與行俱到大賢以下是知與行相資發不曰然項之復曰反身而誠只是箇真知真實知得則滔滔行將去見得萬物與我為一自然其樂無涯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正此意也趙

強是勉強而行恕是推己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結敬之說強恕只事事要廣克教是當雖是自家元未免有些病痛今日着事事勉強做去曰未至於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處且逐事要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此處好更子細看賢

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身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又問吳須卓然立志方得曰也不須如此飢時便討飯喫變孫錄云才見不飽時初頭硬要做一餉少時却只恁消殺了到沒意思變孫用同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甚緊

問萬物皆備於我曰未當如此須從孟子學子見梁惠王看起却漸漸進步如看論語豈可只理會五章道一以貫之一句須先自學而篇漸漸浸灌到純熟處其間義理却自然出釋問伊川說萬物皆備於我謂物亦然比從這裏出去如何曰未須問此枉用工夫且於事上逐件窮着九接物遇事見得一箇是處積習又自然貫通便真箇見得理一禪者云如桶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留畧曉得才遇事又却迷去聽義或問明道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孟子言萬物



六十九  
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則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事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如明道之說則物只是物更不須作事字說且於下文求仁之說意思貫串橫渠解反身而誠為行無不慊之義又似來不得不唯以物為事如下文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貫得為一意曰橫渠之說亦好反身而誠實也謂實有此理更無不慊處則仰不愧俯不怍樂莫大焉強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誠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則近於仁矣如明道這般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法鵠。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萬物不是萬物之亦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

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夫婦之別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反之於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怍自然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怍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橫渠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萬物皆素定於我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不是實做工夫到這裏如何見得恁地續

萬物皆備於我橫渠一段將來說得其實所謂萬事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若事君有不足於敬事親有不足於孝以至夫婦無別兄弟不交朋友不信便是我不能盡之反身則是不誠其苦有不可言者安得所謂樂無數事如禪家之誤

只虛空打箇箇斗却無着力處



問樂莫大焉莫是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樂否曰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命果無欠闕事君具箇忠事父真箇孝倫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樂孰大於此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哉

○行之而不著焉章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目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個

著曉也察識也方其行之而不曉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習矣而不察習是重察字輕學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是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

與共學便要適道

○待文王而後興章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家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家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沈迷而不反而聖人爲之屢言之方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蓋人爲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禽獸何別

○霸者之民章

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豈曰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

所過者化只是身所經歷處如舜耕歷山陶河濱者是也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又留言其化之速也謙之云所存者神是心中要恁地便恁地否曰是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



新鑄一番過相似格

問集注云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也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而化之化有病則是過了者化物未過時却凝滯於此只是所經歷處才露著此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一分誌在裏曰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聽

存神過化程說甚精正得孟子本意過是身所經歷處無不感動如黎民於變便是化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二程看文字最精密如中庸說門人多不能曉其意集義

過化存神伊川說好過只是經歷處以舜觀之可見存則存主

處便如綏來動和之意都就事上說反覆此一段自可見端所過者化程子經歷之說甚好蓋不獨是所居久處只曾經歷過處便皆化所存者神存是自家主意處便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蓄

黃子功問伊川說過是經歷處是否曰只是過處人便化更不待又問所存者神曰此纔有所存彼便應言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只是筆食盡粟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子功曰如舜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欬

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下則天下化過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只被後來人說得太重了所存者神吾心之所存處便成就如神耳如書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化是人化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結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大人虎變却說得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已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已復禮仁也如崇德脩德辨惑亦是古語蓋是兩次問了壽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董卦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敵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存是存主過是經歷聖人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才過便化橫渠說却是兩截

問過化存神有先後否曰初無先後便如橫渠之說亦無先後過化存神舊說所應之事過而不留便能所存者神神即神妙不測故上蔡云所過者化故所存者神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鄉里李欲才云譬如一面鏡先來照者既去不見了則後來者又可以照若先底只在則不復能照矣將做一事說亦自好但據孟子本文則只是身所經歷處便化心所存主處

便神如緩斯來動斯和又荀子亦言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以是見成言語如金聲玉振之類故孟荀皆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方子

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曰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問注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問存神與過化如何別曰過化言所過即化存神便有響應意思問上蔡云所過者化便所存者神所存者神便所過者化曰此是就心說事來不留於心便是存神存神便能過化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是此說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至之問達之天下也方為仁義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待達之天下方始謂之仁義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



道理賀孫

舜居深山之中章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能禦其來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問學者未有聞見之時莫須用持守而不可放逸否曰纔知持守已自是聞善言見善行了道

無為其所不為章

敬之問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恪

人之有德慧術知章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夫方磨得出履

廣士眾民章

敬之問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其處畎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以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豫

問君子所性章曰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又云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之性字盡

敬之問君子所性曰此是說生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着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剗斷了



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着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猝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格

○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眾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恨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嘗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詩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夾雜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剝去了。格

安卿問仁義禮智根於心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

根此是人功夫做來。聯

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

根於心。只根字其有意如此。用心義理自出。格

問四體不言而喻曰。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不待教他如此而自如此也。詩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學而不從這裏則所為雖善要為好事。終是有不是處。因言舊見劉子澄作某處學記。其中有雖不能為向上事亦可以做向下一等之意。大槩是要退如此便不得。格

○

至之問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其事如何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也。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至遊於聖人之門者



難為言此興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容光必照焉此比也  
流水之為物也至不成章不達此又是興也比者如鶴鳴于  
九臯之類興者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魯兔柔木之類  
是也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  
分豪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時舉

問必觀其瀾是因其瀾處便見其本耶抑觀其瀾知其有本了  
又須窮其本之所自來曰若論水之有原本則觀其流必知  
其有原然流處便是那原本更去那裏別討本只那瀾便是  
那本了若非本何處有那流若說觀其瀾又須觀其本則孟  
子何不曰必觀其本他說觀其瀾便是就瀾處便見其本個

○雞鳴而起章

敬之問利與善之間也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  
才差些便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續

或問利與善之間曰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  
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個

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

道是善今人直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

私路因奉張子韶小說云云續

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入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為  
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豪散慕外物之心  
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着一點黑便不得為白  
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腦子之屬上面只着一點糞穢便都壞  
了不得為香矣若是糞穢上面假饒着一堆腦麪亦不濟事  
做善須是做到極盡處方喚做善個

用之問舜孳孳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  
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絕亦不已雖無事時也



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孝問方有所歸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續

或問為善為利處因牽龜山答廖尚書用中一段曰龜山說得鶻突廖公認得不子細後來於利害上頗不分別紹興間秦氏主和建議不決召廖公來他懵然不知却去問他平日所友善之人如鄭邦達輩邦達亦不思量便云和是好事故廖公到闕即主和議遂為中丞然他亦不肯為秦氏鷹犬秦嘗言趙公鼎廖竟不從而出。竟

○楊子取為我章

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

天下則天下自洽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閑之地云清靜自洽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大道後却涉此姦許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子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厚之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故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此小似他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割己為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數稱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畜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柄



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道夫云常記先生云中一名而函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曰然趙

○堯舜性之也章

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

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五伯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舊時看此句甚費思量有數樣說今所留二說也

自倒不下一個

黃仁卿問性善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失着了反之而後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節聖人之心不曾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伯則甚大或問仁人心也若假借為之焉能有諸已哉而孟子却云五霸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何也曰此最難說前輩多有辨之者然卒不得其說惡知二字為五霸設也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

問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舊解多謂使其能久假而不歸焉知終非其有曰諸家多如此說遂引惹得司馬溫公東坡來問孟子問假之之事如責楚包茅不貢與夫初命二天印之類否曰他從頭都是無一事不是如齊桓尚自白直恁地假將去至晉文公做了千般蹉蹊所以夫子有正誦之論博議說議



正處甚好但說得來連自家都不好。又曰：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利之事也。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強而行，亦非此比。安利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不熟耳。頃之歎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編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為名，而濟其欲爾。問如天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從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在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問如此說，則如字如何解？曰：此直深許其有仁耳。人多說是許其似仁而非仁，以文勢觀之，恐不恁地。只是許其仁耳。道夫云：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單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恁地趙。

○王子墊問曰章

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個。

○桃應問曰章

閔瞽瞍殺人在臯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







論踐形云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夫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着來路也方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故即形即色無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踐如踐言之踐伊川以為充人之形是也傑

盡性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此欠闕方是盡踐

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耳之形目

形也必盡其明然後能踐目之形踐形如踐言之踐伊川云

踐形是充人之形盡性踐形只是一事闕

飛卿問既是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如掩覆得過底摸

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了形只是這形體色如

臨喪則有衰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之類天生人人之

得於天其具耳目口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

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目便必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

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

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雖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

雖同是口也而不足以別味雖同是鼻也而不足以別臭是

雖有是形惟其不足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

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以至於口

鼻莫不皆然惟聖人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惟衆人如彼自不

可以踐此形續

○君子所以教者五章

或問君子之所以教者諸先生說得如何曰諸先生不曾說得

分明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

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

如顏淵閔子騫者是也達財如毋有季路是也答問如孟子

與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橫渠謂正己而物正



非然也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大人正己而物正大小大事不應安排在答問之下以某觀之此言為不曾親聖人者設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在答問之下

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材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明敏者答問則早費言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

伯豐問橫渠云顏子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

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橫渠如此說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叙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

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只是或問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橫渠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引而不發引引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猶言活潑潑地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

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田中躍出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也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此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



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  
說然雖不說只纔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  
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  
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此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問  
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否曰這般有問  
答處儘好看這見得恁地問便恁地答豈是酬酢處見意思  
且自去有鑽

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發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  
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  
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  
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  
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  
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云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去  
於不可已而已章

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  
已衰之後然後見其失也

○知者無不知也章  
知者無不知也問知在先否曰也是如此亦不專如此固是用  
知得審若知不審以賢為否以否為賢少間那仁上便安頓  
不着問

正淳問急先務一段何如曰人人各有當務之急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急也堯以不得舜  
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用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今人讀書中亦自有合着急處  
若是稍慢處理會未得也且放過不妨緊要處須着理會又  
問急親賢也急先務也治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  
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



禹之先務何如曰大略是如此下文云此之謂不知務須是  
凡事都有輕重緩急如眼下脩緝禮書固是合理命是若只知  
有這箇都困了也不得又須知自有要緊處乃是當務又如  
孟子答今之樂猶古之樂這裏且要得他與百姓同樂是緊  
急若就這裏便與理會今樂非古樂便是不知務續錄別以  
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治天下者不易之務  
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  
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務之急者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  
急如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  
所用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當  
爲者皆是也漢卿問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祭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智不說仁曰便是併  
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爲務豈不爲仁乎先生因推言學者  
亦有當務如孟子論今樂古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  
所當知也若欲明其聲音節奏特樂之一事耳如修緝禮  
書亦是學者之一事學者須要窮其源本放得大水下來則  
如海潮之至大海莫不浮泛若上面無水來則大般小船  
都動不得如講學既能得其大者則小小文義自是該  
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沉滯之患矣人



朱子語類卷第六十一計二十七版

孟子十一

盡心下

○盡信書章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鬪殘戮地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其後以比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舜之飯糗茹草章

或問二女果趙氏以果為侍有所據否曰某嘗推究此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

○好名之人章

好名之人只是偶然能如此苟非其人苟非真能讓之人則簞食豆羹反見於色想見孟子亦少了幾箇字其人者指直能



讓底人言好

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然若不  
是真箇能讓之人則於小處不覺發見矣蓋好名之人本非  
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然這邊雖能  
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所謂人能碎千  
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  
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

徐孟賢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能碎千金  
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  
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曰如此說時好  
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約之祖光祖刪定曾如此說  
來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前段是  
好名之心勝人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  
破掩得過大處發露也

○民為星旱

伊川云勾龍配食於社稷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  
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  
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  
其易其久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星遷社稷壇場於他處  
耳謨

○仁也者人也章

或問仁者人也曰仁是仁不可說故以人為說者是就人性上  
說也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天  
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慾間乎其間為  
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  
也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是說此仁是人底道理就人身上



體認出來又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當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

而少人體之便是仁也蒙

仁者人也非是以人訓仁且如君臣之義君臣便是人義便是

仁盡君臣之義即是道所謂合而言之者也後

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

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

道理出來因言仁字最難形容是箇柔軟有知覺相酬接之

意此須是自主體認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廣

問合而言之道也曰只說仁不說人則此道理安頓何處只說

人不說仁則人者特一塊血肉耳必合將來說乃是道也必

問先生謂外國本下更有云云者何所據曰向見充延之說高

麗本如此廣

問仁也者人也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將這仁

與人合便是道程子謂此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

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

意是言人之生道也中庸說仁字又密上言脩身以道脩道

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徐問禮

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曰這般話理會

作甚淳

或問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此縣之八章孟子以是稱文王

無足恠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邶柏舟之詩何與孔子而以

此稱孔子何也曰此不必疑如見毀於叔孫幾害于伯魇皆

愠于群小也辭則衛詩意似孔子之事故孟子以此言孔子

至於縣詩肆不殄厥愠之語注謂說文王以詩考之上文正

說太王下文豈得便言文王如此意其間須有闕文若以為

太王事則下又却有虞芮質厥成之語某嘗作詩解至此亦

○絡稽曰章

○

○

○

○

○

○

○



曾有說

集傳今有定說去偽

口之於味也章

孟子亦言氣質之性如口之於味也之類是也節

徐震問口之於味以至四肢之於安佚是性否曰豈不是性然

以此求性不可故曰君子不謂性也

敬之問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有命焉乃是聖人要人全其正

性曰不然此分明說君子不謂性這性字便不全是就理上

說夫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耳之欲聲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

逸如何自會恁地這固是天理之自然然理附於氣這許多

却從血氣軀殼上發出來故君子不當以此為主而以天命

之理為主都不把那箇當事但看這理合如何有命焉有性

焉此命字與性字是就理上說性也君子不謂性也命也君

子不謂命也此性字與命字是就氣上說續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

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此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

言之一以所值言之集注之說是以所稟言之清而厚則仁

之於父子也至若瞽瞍之於舜則薄於仁矣義之於君臣也

盡若桀紂之於逢干則薄於義矣禮薄而至於賓主之失其

歡智薄而至於賢者之不能盡知其極至於聖人之於天道

有性之反之之不同如堯舜之盛德固備於天道若禹入聖

域而不優則亦其稟之有未純處是皆所謂命也續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與上文一否曰與上文一堯舜性之

則盡矣湯武身之則未也續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是因甚有

兩樣闕

性也有命焉性字兼氣稟而言命也有性焉此性字專言其理

問性也有命焉曰此性字兼物欲而言說得緩而闕如下文有

性焉之性則說得緊兩箇命字亦不同盡



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氣稟之性命則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氣稟有清濁性則是道心者坊

直卿云不謂性命章兩性字兩命字都不同上面性字是人心下面性字是道心上面命字是氣論貧富貴賤下面命字是理論智愚賢不肖

區兄問有性焉有命焉一段先生甚喜以謂某四十歲方看透此段意思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限則道心欲其無不及也

性為天命之性先生云某四十歲方得此說不易公思量得或問君子不謂性命曰論來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

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固是命然亦便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

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那得有兩樣只就他所主而言那箇便喚做人心那箇便喚做道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目之

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可蓋有命存焉須着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

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着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又曰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這

雖說道性其實這已不是性之本原惟性中有此理故口必欲味耳必欲聲目必欲色鼻必欲臭四肢必欲安佚自然發出如此若本無此理口自不欲味耳自不欲聲目自不欲色

鼻自不欲臭四肢自不欲安佚續或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付與所謂天令之謂命也然命有



兩般有以無言者厚薄清濁之稟不同也如所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如所謂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謂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與故皆曰命又問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如性相近之類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之意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性盡事親之道期於底際此所謂盡性大九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

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由厚薄清濁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則是性之湯武則是身之禹則入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稟有清濁而所造有淺深不同仁之於父子如舜之遇瞽瞍義之於君臣如文王在受里孔子不得位禮之於齊主如子敖以孟子為簡智之於賢者如晏嬰智矣而不知孔子此是合下來所稟有厚薄而所遇有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以伸此而抑彼如論語所說審富貴而安貧賤之意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是也然又自要看得活道理不是死底物在人自着力也此下與集注不同讀者

問命矣夫這只是說他一身氣數止於此否曰是它稟受得來只恁地這命便似向來說人心相似是有兩般命却不是有兩箇命有甚氣血說底有全說理底如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只是這一個命前面說底是一般後面說底是一般如口  
之於味耳之於聲性也這便是人心然不成無後也要恁地  
所以說有命馬君子不謂性也這命便是指理而言若是仁  
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命便  
是兼氣血而言其實只是這一箇理就氣稟論則不同且如  
義之於君臣亦有未事君時先懷一箇不忠底心者子之於  
父亦有常常懷不孝底心者不管他只聽他自恁地須  
着區處教不恁地始得蔡仲默問性相近也是兼氣質而言  
否曰是若孟子便直說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說至此高聲云只是這箇道理堯舜三王治天  
下只是理會這箇千百年來無人曉得後都黑了到程先生  
後說得方分明剛

堯卿問君子不謂性命章前段說性是物欲之性命是命分後  
段說性是仁義禮智之性命是稟賦之命似各不同曰只是  
一般此亦不難解有甚麼玄妙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  
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與藜藿  
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  
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  
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  
舜又不格姦叔器問瞽瞍之惡彰彰於天下後世舜何以謂  
之大孝曰公且自與他畫策瞽瞍頑固天知地聞舜如何拚  
得且說今遇瞽瞍之父公便要如何淳

君子不謂性命一章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  
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人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  
以孟子到入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或曰先  
生嘗言前段要輕看後段要重看曰固有此理想曾言之謨  
問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集注尚存兩說曰兩說皆通前  
章文似周密問賢者必智何爲却有淺深天道必在聖人何



為却有厚薄曰聖賢固有等差如湯武之於堯舜武王之於文王便自可見謨

或問伊川曰口目鼻耳四肢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有命也又曰仁之於父子止聖人之於天道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夫人之分量固有厚薄所以其口目鼻耳四肢之欲不可以言性伊川前說是矣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為有殊矣又如言仁則曰仁之於父子言義則曰義之於君臣言禮言智亦然至言天道則曰聖人之於天道文勢至是當少變邪抑自有意邪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為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

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只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得天道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不求之於性為法

問智之於賢者或云吾既有智則賢者必見之此說如何曰此解似語勢倒而不順須從橫渠說晏嬰之智而不知仲尼豈非命歟然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稟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晏子偶然蔽於此遂不識夫子此是作兩般看賜

劉問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看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揀



難底問後來人便道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言語次

第着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

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與緊為人處寓

或問聖人之於天道一段以示諸友祖道曰伯豐與錢文季之

說大槩言命處只將為所稟之命莫是偏了曰此說亦是如

集注中舉橫渠說云以晏子之賢而不識孔子豈非命也已

有此意了如伯豐見識所立亦甚難得道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可欲只是說這人可愛也淳

問可欲之善曰為君仁為臣敬為父慈為子孝是也外是而求

則非大

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

有諸已足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

是也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

協時

善人能無惡矣然未必能不失也必具知其善之當然而實有

於已然後能不失信者實有於已而不失之謂端

問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曰善人只是資質

好底人孔子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者是也是箇都無惡

底人亦不知得如何是善只是自是箇好人而已有諸已之

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

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

其中而無待於外如公等說話都是去外面旋討箇善來我

培植這裏都是有待於外如仁我本有這仁却不曾知得却

去旋討箇仁來注解了方曉得這是仁方堅執之而不失如

義我元有這義却不曾知得却旋去討箇義來注解了方曉

得這是義堅守之而勿失這都是有待於外無待於外底他

善都在裏面流出來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寶一  
作實  
貫

是也有待於外底如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資子借者之喻是也又曰可欲之謂善如人有百萬貫錢世界他都不知得只認有錢使有屋住有飯喫有衣著而已有諸已之謂信則知得我有許多田地有許多步畝有許多金銀珠玉是如何營運是從那裏來盡知得了問

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信直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如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有迹只是人捉摸不着法古人用聖字有兩樣大而化之之謂聖是一般如知仁聖義之聖只通明亦謂之聖學

樂正子二之中是知好善而未能有諸已故有從子敖之失人

○當錄云二之中四之下未必皆實有諸已者故不免有失錯處

可欲之謂善人之所同愛而目為好人者謂之善人善善者人所同欲惡者人所同惡其為人也亦有可欲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也橫渠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人信問可欲之謂善曰橫渠說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善可欲底便是善可惡底便是惡若是好善又好惡却如何得有諸已此語脉亦不必深求只是指人說只是說善人信人又問至大而化之皆是指人否曰皆是又問只自善推去否曰固是然須是有箇善方推得譬如合一藥須先有真藥材然後和合羅碾得來成藥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大凡諸人解義理只知求向上去不肯平實放下去求惟程子說得平實然平實中其義自深遠如中庸中解動則變變則化只是就外面說其他人解得太高蓋義理本平易却被人求



得深了只如明則誠矣誠則明矣橫渠嘗說在裏面若用都  
收入裏面裏面却沒許多節次安着不得若要強安排便須  
百端撰人口都沒是處當

或問可欲之謂善伊川云善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善便有  
箇元底意思橫渠云求仁必求於未惻隱之前明善必明於  
可欲之際二先生言善皆是極本窮源之論發明善字而已  
至於可欲之義則未有說也近世學者多要於可欲上留意  
有曰一性之真其未發也無思無為難以欲言無欲則無可  
無不可及其感而遂通則雖聖人未免有欲有欲則不可  
形焉可者天理也不可者人欲也可者欲之而不可者不欲  
非善已乎不知此說是否曰不須如此說善人只是渾全一  
箇好人都可愛可欲更無些憎嫌處問如是則惟已到善人  
地位者乃可當之若學者可欲為善當如何用工曰可欲只  
是都無可憎惡處學者必欲於善字上求用工處但莫做可

謂

憎可惡事便了問充實之謂美充實云者始信有是善而已  
今乃充而實之非美乎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此之謂  
也充實而有光輝云者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故此有所  
形見彼有所觀觀非大乎孟子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此之謂  
也橫渠謂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間則有光輝之意  
不知此說然乎曰橫渠之言非是又問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知之謂神非是聖上別有一般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  
處便是神也又以上竿弄瓶習化其高為喻則其說亦既明  
矣但大而化之之聖此句各有一說未知其意同否伊川曰  
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  
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橫渠云大  
能成性謂之聖近又聞先生云化其大之迹謂聖竊嘗玩味  
三者之言恐是一意不知是否曰然黠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已



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  
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  
以為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  
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相  
今思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己之  
信屬焉對曰乾者純陽之卦陽氣之始也始無不善聖人之  
心純乎天理一念之發無非至善故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  
之善屬焉坤者純陰之卦陰氣之終所以成始者也賢人學  
而後復其初欲有諸己必積習而後至故曰坤賢人之分也  
有諸己之信屬焉先生曰只是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  
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己之謂  
信是說學

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到  
脩為故曰聖人之學神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有  
諸己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  
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  
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  
龍在天文言說得活鱗鱗地到地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  
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  
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當

○逃墨必歸於楊章

或問孟子云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謂墨氏不及揚  
氏遠矣韓子却云孔墨必相為用如此墨氏之學比之揚朱  
又在可取曰昌黎之言有甚憑據且如原道一篇雖則大意  
好終是疎其引大學只到誠意處便住了正如子由古史引  
孟子自在下位不獲乎上只到反諸身不誠處便住又如溫  
公作通鑑引孟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去了居



天下之廣居皆是括却一箇頭三事正相類也敬

○益成括仕於齊章

益成括恃才妄作謂不循理了硬要胡做個

○人皆有所不忍章

叔器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職

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裏面是如此外面如此裏面如此

不恁地

問此章前面雙關說仁義後面却專說義如何曰前一截是衆人所共曉到這後又較細密難曉故詳說之又問莫有淺深否曰後面也是說得漸漸較密趙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集注云實誠也人不肯受爾汝之實者羞惡之誠也須是自治其身無不謹然後無爾汝之稱否

曰這些子注中解得不分曉記得舊時解得好却因後來改來改去不分曉了者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愧矣又問餽者採取之意猶言探試之探否曰餽是餉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餽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要難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又問政使當言而言苟有悅人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否曰固是這穿窬之心便是那受爾汝之實又問此章首言仁義而後專言義者何也曰仁只是一路不過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



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也是展去充填滿也填塞教滿又曰此段最好者問

問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曰其舊說恐未然看來人皆恐爾汝之名須是充此心使無受爾汝之實文曰須是就這惡其名處充到那無受爾汝之實處則無所往而不為義矣如今面前惡穿窬之名而背後却為穿窬便有穿窬之實須是無穿窬之實始得莊仲問伊川為東坡所玩侮是如何曰公是倒看了充無受爾汝之實孔子之伐木削迹不成也是有受爾汝之實蒙

○言近而指遠章

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說又不可不逐頭面理會也方

時可問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不下帶或作心說曰所謂心者是指箇潛天潛地底說還只是中間一塊肉底是若作心說恐未是釋

○堯舜性者也章

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踈略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獄

湯武固皆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工恐更精密又如湯誓與牧誓數紂之罪詞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文曰湯有慙德如武王恐亦未必有此意也儒

或問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信言語以正行莫無害否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所為而然也壽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



與天為一固須行法以俟命也趙  
注云無意而安行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間

○說大人則藐之章

敬之問說大人則藐之章曰這為世上有人把大人許多崇高  
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集注說自分明論語  
說畏大人此却說藐大人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不是  
藐他只是藐他許多堂高數仞棖題數尺之類續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問養心莫善於寡欲曰緊要在寡字多字者那事又要這事又  
要便是多欲蒙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是好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  
寡振

○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章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  
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

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  
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是天理分數少也蒙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  
事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  
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必便說到邪僻不好底  
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  
要讀書要讀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  
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  
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  
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開處用  
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  
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  
心下只趨向那邊都走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  
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



藝

本心如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藝之書一箇大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

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繞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馬字身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是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着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必欲精細食必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續集注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多字對寡字說才要多此子便是欲

曾子嗜羊棗章

羊棗只是北邊小棗如羊矢大者

萬章問孔子在陳章

鄉原原與愿同荀子原慝注讀作原是也觀孟子意是言好不

是言不好然此一等人只是如此了自是不可進了問鄉原之義曰原字與愿字同義以其務為謹原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天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其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人彼鄉原便反非笑之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言古之人此是鄉原笑狂者也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笑狷者也彼其實所向則是闒然媚



於世而已孔子以他心一向外馳更不反已故以為德之賊而孟子又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又問孔門狂者如琴張曾皙輩是也如子路子夏輩亦可謂之消者乎曰孔門亦有狂不成狂猶不成猶如冉求之類是也至於曾皙誠狂者也只爭一撮地便流為莊周之徒雅狂猶是箇有骨助底人鄉原是箇無骨助底人東倒西播東邊去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其善者而已個

必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由是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

一國之事又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即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續

集義反經經者天下之大經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如大學中說止於仁止於敬之類是提起大綱然而天下之事雖至纖悉舉不出於此理非集義不可人集義

問集義反經之說如何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若便集義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謂如造屋先有柱脚然後窻牖有安頓處

○由堯舜至於湯章



問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曰惟三山林少穎向其說得  
最好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湯則聞而知之蓋曰若非前面  
見而知得後之人如何聞而知之也孟子去孔子之世如此  
其未遠近聖人之居如此其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  
五百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去  
蔣端夫問聞知見知所知者何事曰只是這道理物物各具一  
理又問此道理如何求謂反之於心或求之於事物曰不知  
所求者何物若不以心于何求之求之於事物亦是以心震

文徵明印

文徵明印



